遺愁集

遣愁集卷之二

成都余　奇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友人

顧　訦晴谷　張　用良漢臣

蔣　鑨玉淵　程　棅杓石

王　晫丹麓　葉舒穎學山　訂正

丘　園嶼雪　吳　鏘玉川

〇〇〇一集經濟

經之以綸濟之以權幼學壯行實有其具軍旅是憑民社是

奇一張一弛國家攸繫　又問以中規折以中矩循乎範圍了然無味出其謀欲運其機智耳目一新頓開茅塞集經濟

唐憲宗時戍羯亂準部下南梁移兵赴闕將赴師人作叛因圖集拒命京兆尹溫造請單騎往梁人見止一儒生絕無軍馬皆相賀無慮及至但宣召赦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固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誡之一日於毬場中設樂三軍並赴令于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階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中各於面前索上挂刀劍而後坐飲酒方行忽鼓譟一聲兩頭齊力衆索去地已三丈有餘軍人大亂手無利刃身無所施乃闔門而斬之梁人震恐自爾不敢復叛

天順初韓襄毅公雍征廣東剿賊憂其門險新會丞陶魯侍側顧公微笑公曰丞揣我何意答曰得非謀成乎公曰然丞能爲我擊之否答曰匪直能且易耳公曰軍中無戲言魯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攻難其攻賊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異之改容問曰若所將幾何而能辦曰三百人足矣公譏曰何少也曰兵貴精不貴多公曰善唯所擇魯乃標式曰孰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軍士十五萬合格者纔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復下令募數日始足乃爲別將操練陣法勞以牛酒甘苦與其士咸樂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蠻酋斬首無算所得賊穴財帛悉以分給已無取者自是賊聞陶家軍不降即逃無敢抗者

大敗楚師於栢舉追及清發將擊之闔閭弟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戰心矣俟半渡而後擊之可也從之果大敗楚人（濮陰得力于此）

明許逵令樂陵時流寇蕩勞熾逵預築城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居各築墻高過屋簷開竇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守于竇內餘人隊伍戒曰遵我號令視我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悉擒斬之

馬隆討樹機能敵兵勁皆負鐵鎧隆於夾道纍磁石賊行不得前而隆卒皆躡韋服被犀甲飛行無礙遂大破之

明嘉靖間倭寇猖獗蘇郡劫掠民舟揚帆過葑溪之朝天渦宮軍莫敢與抗鄉民憤甚有丁大者悉斂漁船數十隻追之以泥漿潑其船頭倭不識水性足滑不能立村人皆着草鞋用長脚鐵鍋及車樁釘鈀戳翻其舟殺溺甚衆淹死無算其鋒少挫

慕容紹宗引兵十萬擊侯景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披重鎧執短刀入東魏陣戒勿仰視第斫人脛截馬足以寡勝衆

吳越王錢鏐遣子傳瓘擊吳吳拒之戰於狼山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待其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乃使人順風揚灰吳兵目不能開及船舷接戰復使撒沙于己船撒荳于吳船荳

爲血積滑不能馳足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燒吳人大敗

劉錡嘗與金人戰戒士卒各帶竹筒中實以熟豆及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敵馬方饑忽聞豆香皆低頭食之鞭之使走又爲竹筒所滾腳不能馳以故士馬俱斃

魏主襲克宛南陽太守房伯玉拒之因宛城東南有橋伯玉乃使勇士數人穿斑斕衣藏虎頭帽伏于竇下候魏主過突出擊之人馬驚幾墮水

襄城之圍張貴爲無底船百餘艘中豎旗旗立軍士于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無算乃不戰而解

集不記[illegible]我甚不解

明流寇犯江陰縣宰令以鐵蒺所布城外滸上中縱推畜于其

上賊爭掠家悉陷刺菱所痛不能起生擒數十人後遂不敢近
城

流賊劉六劉七等嘗泊舟狼山下募人應募者獻計用火攻名
火老鴉藏藥及火于傲水中發之又爲製形如烏喙持之入水
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遂沉試用之立破數船
賊大駭謂江南兵能于水中破船是神兵也遂捨舟登山乃爲
守兵所殲

宋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于民
夏則受粟于倉冬則加息以償歉則蠲其息之半大荒則全蠲
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現儲餘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

倉不復取息雖遇饑荒民不缺食詔下其法于諸路名爲常平倉

聽民之便則爲常平法厲民之從即爲青苗法一主裕民一主富國利害之所由分治亂之所由關也爲國者愼詳之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撫按有第一善政當急爲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州縣盡數糴穀其有罪自徒流以下許以粟贖罪大率大縣每年要穀一萬中縣七千小縣四千積至三年各縣有儲糧二三萬石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鄰于無災縣分通融借貸候豐熟補還則天下百姓雖値凶荒可免流亡之患

絕妙良法[illegible]

熙寧中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饑死者相望諸郡榜示各路立告賞禁增米價愈禁愈長公獨榜通衢令有米悉聽增價糶之商人聞其價貴遠近輻輳一時頓賤

撫州饑黃震奉命救荒但期會富民耆老以某日爲始聽民納價買賣大書閉糶者籍强糶者斬八字揭于街市米價遂平

凡物多則賤少則貴禁價則近者不賣遠者不來愈遏愈長勢所必然惟其以貴誘之不求賤而求多則人爭會集一多則不期賤而自賤其價必然頓減不獨一米然也黃公眞曉人哉

東都洊經寇亂民盡逃亡張全義爲河南尹選麾下材器可任

者一十八人餘人給一旗一樹謂之屯將分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樹招撫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俱笞杖而已由是民歸如市幾年之內漸復舊規

种世衡所置青澗城逼近敵境守備單弱糧糈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自致之不問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民射雖僧道婦女咸令習之以銀爲的中者輒與既而中者頗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亦令射射中者得優恤或過小過亦令射射中則宽其罪責由是人人習射矢不虚發富強甲於延州

楊掞本書生初從戎習騎射每夜用青布藉地乘生躍跳初不

過三尺次至五尺後至一丈數門跌不顧並珙常用其法稱爲

小子房後叅杜杲軍嘗出奇計解安豐之圍

唐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輒壞孝

寬臨州勅部內當堠處但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後宇文

泰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于是令諸州縣皆計里種樹

魏李崇刺史兗州舊多盜劫崇命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

處使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率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

佈百里皆發人守險盜無所遁由是劫者遂息

范忠宣知襄城俗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乃因有罪之

民量情之輕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隨其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

濟類
與之除罪自此人得其利繭絲遂爲天下冠
葉石林夢得在武昌値水災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小兒無由得所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何不收育曰患其長大來識認耳乃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三歲以下父母不得復認遂作空劵數千具載本法遍給内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登記册籍書劵給付凡全活者三千八百有奇
亦行此法及有人遊湖濟良貧也
虞允文知浙民間歲苦輸丁錢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輒殺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利甚溥而爲世家及浮屠所侵佔乃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民身丁等錢詔從有棄殺

其子者如殺人之罪民皆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之樂民間因呼爲虞父

虞父賢父之稱固知人盡樂有其子也苟不得已而逼于官逼苦於饑寒強以遺棄其心實有大不忍焉者虞公此舉眞有概同造化之功德同天地矣因知近世育嬰之說乃所造之法也仍得虞父一人留心處置搜索一項無礙錢糧以爲孔費御得永不告乏洵爲快事更願永制爲令使天下郡縣咸得舉行不惟補救民生亦未必非生聚教訓之一助耳切切繫之

夏侯惇守濮陽呂布遣將僞降以劫質惇諸將欲救恐其見傷

皆束手相視韓浩勒兵屯營外勑衆按甲無動遂入叱曰若等兇頑敢劫我大將乃復望生耶吾受命討賊寧以一將故縱若因泣謂惇曰奈國法何促兵疾擊劫者惶遽叩頭乞貸浩竟捽殺之惇得免曹操聞而善之因著爲令自今有劫質者必并擊勿顧由是劫質之計遂絕

宋狄青起于行伍會元昊反在軍數立奇功韓琦范仲淹皆曰此良將材也待之甚厚因授以左氏春秋青遂折節讀書悉通兵法後蠻人儂智高反命討之廣西鈐轄以步兵入于乘青未至犯賊潰于崑崙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斬之孫沔余靖相顧愕然未幾敗賊于邕州旋戮尸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

狄青曰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智高果走死廣南悉平

令狐楚除兖州守時方苦旱米價甚高值逐使至迎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高聲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大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于都富人競發所蓄爭先出賣米價遂減

狄青征邕州以桂陵路險將士憚懼一日乃集軍卒祀神請卜以錢十文祝曰此行克勝擲得全色投之地果然遂命以釘釘定復加封識俟班師日起覽設宴犒軍即日就行後奏捷凱旋乃謝神起錢衆咸爭看發之乃兩面錢也

調露元年裴行儉討突厥先是餽糧數爲抄劫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內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卒挽進以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卒盡奔走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欲取糧車中壯士突出精兵掩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上使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之上自勞軍至細柳先驅不得入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持節詔將軍開壁門門吏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亞夫以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改容式車致勞而去羣臣皆驚上歎曰嗟乎此眞將軍也曩者霸上棘門如同兒戲爾

宋張詠知益州民間僞言有白頭老翁下降所過輒食男女人心惶懼詠召其屬使訪之市肆有大言其事者立說解來明日果得一人命戮于市郎日帖然

九江王布因隨何說奉命歸漢漢王方踞牀使二女洗足召入見故不爲禮布悔欲自殺及出就館帳御服食悉如漢王布又大喜過望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曰寡人不能爲衆分之也三軍心感皆如挾纊楚人有饋簞醪者莊王乃投之于河令軍士迎流而飲且諭曰恐不能遍犒也三軍皆爲心醉

可知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動人心况加之以深恩厚澤有不

出於以上報者乎故曰以威制之不若以恩結之信哉

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而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怨張孟談進曰晉陽之役赫無大功反與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唯赫不失臣主之禮五人雖有功皆驕而慢今與赫上賞不亦宜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使天下之人臣皆不敢失君臣之禮矣

國法之行唯賞與罰二者得其當而人心自然折服可知懲一足以警百則勸一自足以勵千禮在功之上正得禁驕戢慢之法此宜聖所以深嘉之也

明王陽明守仁爲知州時賊首王和尚扳出同黨有多應亭多

邢彥者驍悍倍于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亭授千兵道告辦一紙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證意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辦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至案前復審預試皂隸報賓賓館有客公即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于桌下出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俟爲汝脫也三盜見事已洩皆皇遽不復言唯叩頭請死

漢末黃巾賊十萬據宛城朱儁圍之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爭赴儁乃自將精兵五千潛掩東北遂乘城而入

漢周亞夫擊吳楚堅壁固守吳兵乏糧數來挑戰終不出乃聚

兵奔其東南隅夫却潜使人備西北巳而精銳果乘西北遂不得入

聲南擊北攻東襲西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亦是兵家之常法只對手之人見到與見不到勝敗所由分耳用兵者愼毋忽諸

宋眞宗幸澶州王旦從將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還報權同處分事旦日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倘十日之內或無好音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日立皇太子準等咸頓首稱善

唐宣宗銜甘露之事嘗授旨于宰相令狐綯欲盡誅宦者而恐

其寬且恐致變乃密奏榜子曰自今以後但有罪莫捨有關勿填不必十年則此輩自無類矣

魏泰王禎守豫州山蠻不時出掠乃計召蠻首使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人而以一囚易服雜其間禎自射皆中次命左右射亦中末及囚不中立命斬之蠻相視股栗又預取囚十人皆着蠻衣以候禎臨坐會有微風因舉目聽天顧望曰風氣少暴似有賊入境然不過十數人當在西北三十五六里許即令馳騎掩捕尋皆縛至告蠻曰此非爾鄉里耶然作賊合死命悉斬之分布號令蠻亦不知其因也益驚其神從此懾服無敢暴州遂以安

漢宗人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共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怒誅稷縯固爭并誅之秀聞兄見殺惟深自引過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傍於獨居之服却不御酒肉枕席恒有涕泣處與人飲食言笑輒如平常更始慙乃拜爲破虜大將軍

唐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年少多才詐爲蒙昧不甚理事刺史李崇義輕之將州中積年舊案顧促判決琰之命吏數人遞紙筆須臾剖斷畢却復中衆崇義大驚曰公何忍藏鋒斂鍔以成鄙人之過由是大知名時人號爲霹靂手

明太祖克滁州威名日盛滁陽王郭子興二子忌之陰謀毒酒

中邀飲太祖已覺佯應諾隨與偕行示無疑意二子喜甚計至

中途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作問答狀即勒馬回驚曰如

此歹人我不去矣適纔上天說爾以毒酒害我然否二子股栗

信以為實自是不敢復萌邪意畢竟識得首做得來

劉績慷慨有大節弟秀隆準日角性勤倹循績侍非笑之及舉

兵舂陵宗族皆懼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始驚曰謹厚者亦復

為之吾輩不足慮矣

吐番寇臨洮次大來谷安北大都護王晙率所部二千人與臨

洮兵合選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敵營去賊五里會前鋒遇寇

輒大呼噪鼓角應之賊驚疑有伏自相鬬殺不用劫擊死者竟

及萬餘

令狐潮圍雎陽城中矢盡張巡乃縛藁爲人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疑効營令爭射之俟其矢滿引之而上得箭數十萬後夜復縋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夜縋而出斫入潮塞焚其壘幕賊大潰亂追殺數里

張巡雎陽借箭并孫權討作引妙慕與諸葛佯說計相似

賈復步將嘗殺人于潁川太守寇恂捕斬之復怒過潁川欲手劍恂恂知其謀乃勅屬縣盛供具執金吾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餼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乃止光武聞之徵召賜宴俾之升坐極歡共車結交而去

曹爽寇漢中後主遣費禕救之將行來敏詣禕送別求共圍碁

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韓與對奕了無倦色及急邊之狀敏曰向聊試君君信可人必能辦此也魏兵非險不得進舉引還

梁劉鄩守雍州欲襲晉陽乃潛引兵去晉王怪其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旌旗循堞往來晉王驚曰吾聞劉鄩一步百計此必詐也再覘之乃束芻爲人執旗乘驢于城上笑曰彼長于襲人短于野戰急發兵追擊可敗而走也鄩果退還其城

苻堅大舉入寇詔謝玄等衆拒之問計於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命出遊山墅圍棋賭墅安棋劣于玄是日玄懼遂爲敵手

宋真宗時、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廷莫知所出、王旦請勅有司具粟于京師、而詔德明親自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不可欺也、乃止、

湖賊楊么與劉豫通、欲順流東下、李成陷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飛以荊州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當先取之、以除心腹之疾、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踰月江漢悉平、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劉先主一見馬超、以爲平西將軍、超因先主遇之厚闊畧、無上下禮、與先主言、常呼字、關羽怒欲殺之、張飛云、如是、當示之以

禮明日大會諸將羽飛並挾刀侍立而廡超入顧席上不見兩人座且見其直也乃大驚自是不敢復肆

人謂翼德粗莽如此作用何等精細有文理

明寧藩既獲聖駕忽復巡遊羣姦意叵測王陽明甚憂之適二中貴至浙陽明張燕于鎮海樓酒半屏人去梯出簡書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逆藩之迹也盡付還之二人感謝後得終免於禍賴二人從中維護之力居多

趙鼎將赴川陝陛辭適劉豫使子麟以北師寇淮南報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留相朕制下朝野相慶鼎乃勸帝親征喻樗曰公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

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上行耳事之濟否非所知也楊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公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俾以諸道軍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深然之遂召浚知福州

明英宗北狩時承平日久城外倉廒草豈堆積于謙聞敵臨關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問事干重大何不待部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候命適以資敵非計也

明況鍾字伯律由小吏拔爲郎官三楊特薦爲蘇州刺史宣廟賜璽書假以便宜行事初至郡提控擕文書至不問當否便判吏咸竊其無能益滋弊竇通判趙忱自以科目出身百方凌侮

公絕不與較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其吾案呼禮生案傍併集
公宣言有敕未宣今日可開讀內有條罰不法評傳令問等語
恍大懼諸官吏皆驚禮畢升堂公庭悉召府吏聲言某日一事
爾欺我竊賄若干某日某事亦如之群吏駭服公曰吾不耐多
煩命卸裸之俾隸之強有力者闪人舁之擲空中立斃六人陳
屍于市上下股栗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
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于擒獲處斬首餘一無所問人誠服其
神斷

汴州相國寺忽言佛有汗流人爭往看節度劉元佐遽命駕自

折金帛以施日中大人亦至起設齋場由是將吏士民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財不及因令官爲簿籍計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出矣得財巨萬悉令收貯以贍軍費

唐主使言於柴世宗請去帝號以求息兵不許乃詔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唐主怒率衆拒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閱笠有劍迹者悉斬之由是莫敢不盡死

韓襄毅公常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聞號已覺及遲遲失事乃三更鼓發遂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按軍法當斬乃具文請釋云萬一不用命而敗處之將奈何人咸謂得將將之

體

嘉靖癸亥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大破倭寇於平海衛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倭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對壘日久顯猶謂戚遠來困疲不爲備繼光卽以是夜勒令士卒雞鳴蓐食晨壓賊營疾擊急攻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雜捕無遺海寇悉平

桓溫伐漢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敵勢袁喬曰今孤軍深入當合力齊心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向恐大事去矣乃全軍進發盡命去釜甑持三日糧示以必死遂大敗漢軍直逼成都

蜀人王小波作亂陷成都宋太宗命中官王繼恩督師討之漸

有成功乃頓兵飲博餘寇李順復張知益州張詠至獄令平之於時城中有三萬人而無半月之糧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多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一旬得米數十萬上聞之喜曰此人智識如此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咸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乃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乎曰然皆具款即命兩吏押令甲入乙家乙入甲舍貨物無得動分書即交易兩人更不敢少辨明日奏聞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宋英宗時曹太后臨朝韓琦欲令徹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

裁決悉當詣后覆奏每事稱善因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遂起立琦即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封魏國公

回紇還國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饋稍不稱意輒殺人李抱玉將鎮勞賓介無敢往者馬燧請自典遊具乃先賂其大帥與約請其旗號為信犯令者即得殺之燧又取囚人應死者給役左右小違令即戮之部曲大駭無一敢肆

漢孝景三年七國反吳使人至淮南請發兵相應王欲許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得兵權因力為守城不聽王而為漢後吳楚敗淮南賴以得安

周文帝時韓褒爲北雍刺史州素多盜褒至密訪之並州中豪右也佯爲不知悉加禮遇謂曰刺史書生不知督賊所賴卿等分憂乃召桀黠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即以故縱論於是被署者皆惶懼首伏曰前盜即某某具列姓名因取簿藏之榜於州門曰凡盜令急自首今月不來者顯戮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由是旬月間盜悉出首取簿對之不爽仍原其罪許令自新盜遂屏息

元豐間劉舜卿爲雄州守或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諜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豈未嘗亡鎖汝既來呈并命加於門復大數寸并盜釋之諜者大

宋鄉靈甫儲穀數千歲饑或請乘時發賣曰是急利也或請損價平糶曰是近名也或曰將自豐乎曰有成畫矣[illegible]乃盡出所積僱傭除道自將至湖鎮四十里浚鹽河橫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罨畫溪入震澤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並利

呂陶為銅梁令邑民龐氏姊妹三人共匿幼弟田產弟壯訟之官不得直貧甚至為傭奴陶至一訊而三人皆服罪弟泣拜願以半作佛事以報陶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非若為主不幾為他人魚肉乎與其捐半供佛孰若分遺三姊弟感泣拜謝聽命

浙西大盜屠阿丑聯艘數十出入湖泖間與海寇劉香合謀叵測汛兵不能制撫按題請南浙兩省會兵合勦時蔡忠襄懋德備兵嘉禾曰此可計擒也何用興師動衆爲乃力行鄉約保甲盡得賊夥引詣藏處密召其人謂之曰汝罪應死吾姑貰汝凡吾遣人汝第飲食之毋洩乃分遣兵卒假作星卜貨賣乞丐等流各之其所伺賊所在半夜發標兵掩襲之賊出不意惶遽登岸四面伏發斬其勇將沈千勳阿丑就擒餘黨悉降賊平後兩省會勦之策議猶未定

遣愁集卷之二

一集膽畧

事值萬難，非膽莫包；勢當掣肘，無畧便優。巧出天生，度越意表；庸夫所驚，才人能了。又臨敵決疑，龍爭虎鬬，鬼泣神號，沙飛石走，運用在心，操縱在手，一身都是，其大如斗。集膽畧。

唐代宗時，僕固懷恩誘回紇吐番入寇，合兵圍涇陽。郭子儀兵不滿萬，乃曰：彼衆我寡，難以力敵；昔與回紇約甚厚，不若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皆憂，子儀獨（非直膽其畧也）單騎至敵營，傳呼曰：令公來請相見。其大帥藥葛羅恐有詐，執弓注矢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大驚，諸酋皆下馬羅拜，讓以負盟。吐番

開之夜遁去

晉桓溫入赴山陵先於帳中伏甲士呼王謝入見欲于坐害二人坦之甚懼汗流沾背安從容自如就坐席徐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夷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大笑曰正自不能不爾

金主帥大軍臨采石誓衆渡江會虞允文奉命迎李顯忠交代王權軍且犒師采石時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出奇敗之劉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兵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及還上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

韓淮陰破龍且蒯徹說信叛漢信不能用卒爲漢所滅及臨刑

始嘆曰。悔不用蒯徹之言。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上還洛陽。使捕徹至。謂曰。若教淮陰反乎。對曰。臣狗吠堯。當時唯知韓信。不知陛下。使信聽從徹言。定不致有今日之禍。上曰。置之。

趙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繁纓飾馬。或諫曰。恐爲敵所識。奈何。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王庭湊圍元翼於深州。官軍救之不能前。朝廷不得已。乃以爲成德節度。而遣韓愈宣慰。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王曰。侍郎來欲何爲。愈厲聲責之曰。神策將士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宴禮愈而歸。未幾。元翼突圍入深

州

諸呂擅權劉章忿甚嘗入侍宴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植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適諸呂一人醉亡酒章起立斬之太后默然

魏命鍾會鄧艾統兵十萬伐蜀趨漢中會由大路艾從間道至陰平山險不得進乃令軍士褁氈滾入及攀崖附嶺而下遂平蜀姜維不得已降會說會與艾不和適艾欲因平蜀之勢乘吳司馬昭使監軍衛瓘檄止艾維知會有異志復勸與瓘密白艾反狀以檻車囚艾遂約日反偪諸軍作亂追出艾于囚車而瓘即殺艾并殺會及維將士以姜維一計害及三賢乃爭刳其腹

見其膽大如斗云

周亞夫乘傳會兵滎陽諸侯皆以從天而降及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絕吳糧道吳饑數挑戰軍中夜驚相擾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遂定明發引兵突出吳楚大敗

銅馬賊來降意猶不自安劉秀乃乘輕騎按行部伍即臥軍中而使降者環寢于帳下衆皆曰蕭王推赤心置人于腹中安得不投死乎遂推秀為銅馬帝

朝歌素多盜以虞詡為縣長故舊皆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此正吾立功之秋也及至設三科以募壯士復令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綫縫其裾有出市者吏輒擒之盜遂駭

散

漢漢安元年張綱受命巡行乃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illegible]道安問狐狸遂劾大將軍梁冀及河南尹不疑特皇后寵幸諸梁滿朝恨綱思中傷之因廣陵張嬰寇揚徐間二千石不能制乃以綱爲太守綱至遂單車至營壘門說以禍福利害嬰感泣請降

趙雲守漢中曹操率大軍猝至雲以兵少難與拒戰乃曰將數十騎覘之遂揚兵大出雲且戰且卻操追至營下雲突入營更（其勝退大于外添暮是以復之）大開營門一不放一卒行動寂若無人操疑有伏遽引去明日[illegible]至覘昨戰處大驚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相拒不下操軍乃潰

疑鬼疑神若隱若見令人不可測識權惟特于用兵故不得不疑不得不信十分疑十分信非真是將須具三十分才三十分智三十分勇畧者方能爾爾

唐皇后韋氏弑中宗於神龍殿臨淄王隆基微服與劉幽求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遂揮兵斬韋后并其黨皆伏誅奉睿宗即位

唐李愬乘大雪夜半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裴度入城愬具櫜鞬出迎拜于路左度欲避之愬曰蔡人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及愬還軍文城度悉以蔡卒爲牙兵或諫之度曰吾爲節度元惡既擒則蔡人皆吾人

也聞者感泣初吳氏閉兵禁人偶語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爲悉去其禁蔡民始知有生人之樂

劉忠據白面山聲世忠與賊對壘惟奕棋張飲堅壁不動一夕穿賊營候者詢問因先得賊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發兵縱擊遂大破之

宋孟珙攻金武仙九砦時積雨軍士畏避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遂進兵破九砦

曹克明宋真宗時以累功官至融桂等十三州都巡檢既至蠻酋來獻藥一盂曰此藥凡中箭者傅之創立愈克明曰何以驗之答曰試以雞犬其効立見克明曰當以人試取箭即刺之

者股而敖以藥其人立死克明曰是果驗矣衆大駭服衞謝而
去

宋真宗時西京傳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變爲犬狼狀以
傷人民間恐懼每夕重門深閉叫譟達旦或裸以鑼鼓知應天
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斬之妖乃不見

唐崔衆攝兵玩謔詔李光弼代之但麾卒相迎不即交兵光弼
惡其無禮即命收繫頃有中使至除衆中丞懷勑問安在答曰
衆有罪繫之矣使以勑出示光弼曰今日只斬侍御史若宣勑
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使懼而還翌日以兵圍衆至
碑堂下斬之三軍股栗

程昱守鄄城兵僅七百曹操聞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欲以兵三千益之昱止曰紹擁衆十萬自以爲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必破紹至果以昱兵少不肯攻退去操謂賈詡曰程昱不惟識畧越人卽其膽亦過於賁育

後唐柴克宏有將畧奉命救常州樞密李徵古忌之給以羸卒數千鎧仗俱朽蠧者將至復以朱匡業代之使名克宏還克宏曰吾已計日破賊汝來召我必姦細也命斬之使曰李樞密所命克宏曰卽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進伎進發襲破吳營

漢李廣守邊嘗與百騎出遊望敵數千騎突至見廣以爲誘敵

皆上山列陣衆大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若一走追射立盡今吾留彼疑爲誘必不敢擊乃令曰前未到敵陣二里所止復令曰且下馬衆曰敵多且近脫有急奈何廣曰敵以我走今乃解鞍以示不走於是敵兵愈疑果不敢出止遣白馬將出探虛實廣即上馬與數騎追奔射死復還騎中解鞍地坐令士卒悉縱馬偃臥會暮不動敵益怪之至夜半終疑有伏欲乘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廣乃徐歸

明秦襄毅公紘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民甚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奏公欺藐親藩憲宗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黄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

其貲嘉嘆良久即詔釋公繫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時巨璫汪直坐西廠以事至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率屈體以見公獨與抗直亦知重公不爲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問各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益嘉重因以疏示直直叩頭伏罪上赦之

宇文泰使達奚武覘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服飾日暮去營數百步乃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直入其營有警夜者不如法輒撻戒之歷遍敵衆撫一覺者具知情狀而還

余玠率師平蜀時利州統制王夔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民苦之玠至嘉定夔率所部迎謁班聲如雷舟中皆失色

而玠自若了不爲動夔退曰不謂儒者乃有此人玠欲擊誅夔
又恐輕動危蜀乃夜召夔議事就廨斬之軍民安堵如故
岳飛受命討楊么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如往降飛
單騎按其步曲遂遣佐至湖中視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會
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以示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
浚許之由是且攻且撫果八日而捷書至浚嘆曰岳侯眞神算
也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
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之惡少竄名伍中白
晝横行街市孝德不敢言秀實請爲都虞侯俄而晞士入市取

酒刺酒翁擐酒器秀實列卒擒之斷首置槊植之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解去佩刀遣一老躄控馬遲造晞門甲者盡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衆皆愕然既而晞出謁之秀實責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竄名部籍殺人如是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故不禁戢士卒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晞乃再拜曰公幸教晞即叱衆解甲秀實曰我未食可爲設具食已又曰吾疾作願借一宿遂臥軍中晞大懼戒卒擊柝衛之燃燭以俟明日復盡歡而別仍請孝德所陳謝邠寧賴以得安

咸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敵騎萬餘猝至衆寡不當永欲走越止之爲列陣以守敵疑不敢近薄暮分十騎下馬啣枚魚貫而行戒勿反顧自率驍勇殿後走五十里抵城敵竟不覺明旦謂永曰我一動追躡無類矣精帥示暇以惑之也次第徐行且悉下馬使軍無聲故得全還耳永大愧服

蘇峻作亂庾冰時爲吳守單身奔亡吏民皆散唯一郡卒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乃捨船市渚因飲酒大醉還舞棹向船大叫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戰慄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疑卒狂醉反不復察得免于禍後事平冰欲報卒卒曰出自廝下不願

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今使酒足逾年我事畢矣餘無所須氷乃爲起大舍市奴婢使其門內皆置百斛醇醪以終其身而卒自酣飲之外亦了不與一事

非唯有膽而實有大畧更妙在功成之後知足安分不特達觀其識見尤高人百倍

桓溫來朝詔王謝迎之時都下人情惶惑僉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溫至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懼甚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神色不變從容就席笑語移日時郄超爲溫謀主因使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郄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覽讀歡而

設有不虞急亦無用朕到此地卻身不由主矣皆非具大才畧者安能怡然若是王謝齊名於此不得不分優劣

明嘉靖中謝瑜爲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武定侯郭勳禮部尚書嚴嵩兵部尚書許讚左都御史党以平方柄用公以四凶劾之世宗大怒詞這厮專一詆毀大臣好生無禮方欲執筆降旨忽大雷電震碎擎天柱次日遂得溫旨

杜預向江陵王濬出橫江吳人于要害處並作鐵鎖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巨艦王濬乃作大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舟前遇鎖則然炬燒之須臾斷絕于是船無所礙連夜竟襲樂鄉吳都督

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濬戒諸將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力處也應直抵建業王渾恐其成功遣人要濬議事欲以阻其行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入石頭城受孫晧降

明成化中鉛山有娶婦及門而揭幕止空輿者兩家各以欺侮互訟詢之媒從皆云女實升車縣官不能決張詡新之任偶勸田出郊至邑界見有樹大數十圍蔭占二十餘畝不堪禾稼詢欲伐之以廣田父老吏卒交口諫阻以為神之所棲百姓稍失敬便致病死公不聽即日率數十壯丁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見衣冠三人拜謁道左曰我等樹神也棲息於此已有年

矣辛亟仁見容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斵有血出衆懼欲止公怒乃自斫之衆不敢逆剏三百樹方斷見其巔有巨巢巢中有三婦墮地寘然欲絕扶而灌之良久始甦問何以在此答曰去年爲暴風所吹至身在高樓與三人歡宴所食皆美飲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只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從空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還之中一女正與中所失者訟獄以解以木修公解怪遂絕地復爲良田

遣愁集卷之二

一集倔强

理直氣壯君相不移忠貞義勇威武不屈令項為强殿檻可

折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集倔强

漢董宣為雒陽令河南公主蒼頭殺人宣就主第勒取格殺之以償主怒泣訴于光武上令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方是[illegible]漢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布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門今貴為天子乃威不能行一令乎上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以旌之

唐武后時李元紘遷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磑主方承

恩用事有司皆希其旨元紘獨判歸僧長史竇懷貞大懼請改

元紘大書牘尾云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卒不能易

唐韓偓為翰林李相韋貽範母喪詔起復偓當草制言貽範

處喪未數月遽使治事恐傷孝子心學士使馬從皓強迫之偓

曰我腕可斷制不可草

宋時會試鄉進士前期取宋狀必令書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

官柴中行獨自謂司云自幼習學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

僞學如以為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曹操圍張超臧洪號泣從袁紹請兵赴援紹不從洪怨與紹絕

及紹圍東郡執洪謂曰今日服也未洪據地瞋目曰諸洪力不

能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予紹怒殺之洪同邑陳容在座力諫紹
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曰仁義有常蹈之
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
月語也紹怒并殺之衆歎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唐德宗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爲諫議大夫痛哭于廷宣言曰白
麻出我必壞之遂不得相
唐柳渾好直諫張延賞使人謂曰相公能節言則重任可得渾
曰爲我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
漢成帝時災異屢見人多言王氏專權所致上頗然之乃至安
昌侯張禹第出所言示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微弱恐爲王氏所

怨乃曰天道深遠難見新進亂道惧人宜無足信上遂不疑故

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願借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爲誰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死罪不赦勅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大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諫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唐德宗聽裴延齡譖貶陸贄爲忠州別駕諫議陽城率同官守延英門論延齡奸邪贄無罪上大怒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趨往大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由是名重天下而城亦得從輕改國子司業尋復左遷道州刺史

治民寬恤賦稅不登觀察使讓之乃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應考中下

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及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因勸執誼曰主上有疾宜率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及禁中事黃裳勃然曰我受恩二朝豈得以一官相賣乎遂拂袖而出

宋晏敦復力詆和議秦檜使人語曰若肯曲意相從兩府旦夕可至答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唐憲宗時劉闢反推官林蘊苦諫闢怒將殺之陰戒行刑者使

刎斷但數觸刃于其項纔怒叱曰豎奴當斬即斬我頭豈觸石邪閹兒終不能屈乃嘆曰忠烈之士也命挽出之

內豎仇士良請以開府廕其子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廕子謁者監何出有兒士良慙恚而去

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周逢行慕其高致署為武平節度判官稱疾不就及追脅固召之終辭逢行怒放之邵州竟不為屈

宋趙普常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後日更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章擲之于地普神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時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悟卒用其人

趙鼎不附和議秦檜怨之乃徙于吉陽軍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宋仁宗朝劉太后垂簾聽政嘗問魯宗道唐武后何如對曰唐之罪人又問立劉氏七廟對曰如嗣君何乃止㤗公剛正疾惡貴戚戚憚乃呼之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呂蒙正在中書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蒙正以名上帝不可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耶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卒用之果稱職帝歎曰蒙正氣量我不如也

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爲戲者道輔臨席艴然竟出契丹主酌大卮謂曰天寒飲此可致和氣荅曰不和固無害遂

還

永光元年漢元帝將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大夫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上不聽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使陛下不得入廟矣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廣德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劉安世在諫垣正色立朝面折廷諍屢爲章惇蔡京所忌遷加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遍羣賢凋喪安世獨存積賦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也

明嘉靖中有馮御史恩者會彗星見極論汪鋐爲腹心之蠹并及二相歷吏倣范希文百官圖例分別賢不肖而上之辭旨清

厲上恚甚馳緹騎逮至京下詔獄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論死王肅敏公廷相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尋以例會審而前所論汪鋐者驟遷太宰高坐堂皇故令校士持公轉膝面之公遽起立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今不在我手中耶公叱曰汝能殺我乎我且爲厲鬼以殺汝太宰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誅之何但叱爲太宰乃擿公獄中事謂受人餉公笑曰患難相恤義固當耳不至如若以選人市又受某某金而爲之開府太宰怒甚推案下欲拳公公應之愈厲王肅敏乃好言謂馮御史何繫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因而快心破祖宗法又正色謂太宰

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則不可汗始氣沮乃止然猶署公情眞公挺身出不顧觀者皆嘖嘖稱歎曰是眞御史始以其滕鐵也聽其辦尸亦鐵今者覩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爲四鐵御史已而上所使渦事者咨以情關得不論改戍雷州

御史面一鐵遂足以奪姦邪之魄落貪污之膽矧具四鐵乎四鐵御史較之四其御史其人品之相去幾何耶

宋眞宗力事封禪羣臣莫敢有異議惟龍圖閣待制孫奭諫曰以臣所聞天何言哉及以王旦爲汾陰大禮使彼上疏曰今野鶏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illegible]

陛下何爲而弗思也

御史張戩論王安石亂法并言呂惠卿曾公亮等不宜在君側疏既上又申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怒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亦不少矣

知諫院唐坰奏二十疏皆留中不發坰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大聲宣讀六十餘條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侍衛皆相顧失色坰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安石大怒謫閤門糾之貶潮州別駕

秀州判官李定附會新法稱民甚便特拜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爭之言定不由銓考堕紊朝制封還詞頭並落職天下稱

爲熙寧三舍人

成化時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附巳使孫延欵於家屬題畫鴈鵝筆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巳恩安怒降縣丞

明世宗酷好方術命駙馬鄔景和入西內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假以金幣賜修玄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不受但云使臣洗心滌慮當效馬革裹屍之報上曰和故出不祥之語空坐以訕謗律例姑從寬典止命革爵

唐李甘爲侍御史鄭注求宰相甘曰注何人而欲得相若白麻出我當壞之注卒爲所沮

正德十三年六月復議北巡上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召閣臣草勅楊廷和疏諫不聽因稱疾不出上乃御左順門立召梁儲面促草制儲曰勅不可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此則不可從上大怒手劍立叱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釋帶伏地涕泣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痛哭良久上悟其誠乃擲劍而罷

明神宗時南直學憲房環貪污先伯祖愼吾公鼎思爲吏科長將叅論因環亦申相時行得意生携疏往白申曰看我面令彼厚潤以贖罪公曰門下倔強性成恐難從命遂拂袖出竟劾之申怒寄使揭奏環削籍公亦降調曾纂瑯琊代醉編豫章詩話行世

景泰時太監金英使江南、公卿郊迎設餞、大理卿薛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語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召入時蘇州饑民貸粟於富家不與遂焚其舍遣王文按究坐以謀叛株連五百餘家瑄抗疏力辯獲免甚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强猶昔

嘉靖中鄢懋卿以總理鹽政巡行都邑勢焰熇灼其妻從行裝五綵軒輿以十六女舁之令長迎送膝行蒲伏飲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久容車騎驅之出境懋卿怒甚素聞其清介强項因歛戚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骨鯁不屈因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並落職

一集放誕

肆其豪邁曠達不羈率其高潔瀟灑自傲王侯可渺禮法不拘一縱一橫堪笑堪嘆集放誕

昔劉伶縱酒放達常飲醉或脫衣裸形在屋內人見而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梁宇舍爲褌襠君何爲乎入我褌中

阮籍鄰家有美婦當壚沽酒籍與王安豐常從之飲既醉便眠婦側夫始殊以爲疑及後伺察終無他意竟無忌焉

王戎弱冠時詣阮籍家時劉公榮先已在坐籍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與焉二人便交觴酬酢公榮

果不與一杯而言語談笑三人無異劉亦絕不介懷後人問阮何意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唯公榮庶可不與飲

桓宣武引謝奕為司馬奕既至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桓每向人曰此我方外司馬也及飲酣轉無朝廷禮桓入內舍奕輒復隨去桓乃往主所避之公主笑語曰君無狂司馬何由得相見

阮嗣宗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素與無親生不相識一日酒酣竟造其家為之慟哭盡哀而返鄰舍與其家俱甚愕然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何意炯曰今之弄假麒麟者

必修飾其形覆之驥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驥耳若無緣學而虛明朱紫何以異是

楊用修在瀘州常醉胡傅粉面作雙丫髻插持花命門生舁之令諸妓女捧觴隨後遊行城市觀者擁擠如堵了不爲作

張旭善草書又極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或以頭髮濡墨而書時人稱爲草聖與李白等稱酒中八仙杜甫有詩云張旭三杯草聖傳揮毫落紙如雲烟

畢卓爲吏部郎嗜酒有比舍郎釀酒方熟卓聞酒香不能禁夜至酒所痛飲盡醉竟臥于甕側從者不識縛而詰之乃畢吏部也大驚送之歸山濤聞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謝安兄奕為桓溫司馬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家避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笑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兵何所在務適我興而已

晉阮籍放縱傲世文帝甚愛之任其所欲嘗謂帝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願為彼太守帝從之籍便騎驢到郡盡壞府舍壁障使內外相望教令清寧任十餘日便復騎驢而去（知不是貪做的來）後聞步兵廚中貯酒數百斛值校尉缺即求補署時與劉伶酣飲焉

畢茂世卓少傲達縱酒豪邁嘗云一手持海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孔群好飲王丞相語之曰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

烏广帽羣曰不爾不見精肉乃更堪久嘗以書與親云若今年
田不得秫米七百斛恐不了麴糵事

賀司空入洛經吳閶門舟中彈琴張季鷹邀從岸上過素
不相識聞弦聲清雅即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悅取酒共酌問
賀何之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遂曰吾亦有事往北京覔與
如此脫略何事故不來
同發初不告家家人遍訪追詢始知

王佛大少疏畧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自號上
頓每嘆云人若三日不飲酒至醉便覺形神不復相親

趙于國嘗放棲山陂以酒濡髮箕踞歌離騷指林麓最幽處瞪
目叫絕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